

03

赴山东 全真聚齐七真
回洛阳 长真自立门户

03

面对面的冲突



○徐晓帆 著
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且说王重阳在上清宫大殿题诗一首，题罢，又以激越嘹亮的声调朗诵了一遍，接着放声大笑。住持道人、方士和前来参访的信众，看着这位衣衫褴褛，脚穿草鞋，手拎乞食铁罐的疯道人吟诗大笑，都不解其意，面面相觑。王重阳竟有些飘飘然，一声吆喝：“走了！”便径自出了大殿。

王重阳这首诗，可不是一般的即景抒情，也不是一般的谈情说理，而是把自己东行传道所招收的主要弟子的姓氏都提前公布于众，真个是玄中之玄，奇中之奇！从离开洛阳到山东的两年内，王重阳不但收了丘（长春）、谭（长真）、马（丹阳）、刘（长生），还收了郝（太古）、王（处一）、孙（不二），史称“七真”，现实真切地验证了王重阳的先知先觉。

王重阳在山东最先遇到马丹阳，招他为弟子很是神奇。马家在宁海州为首富，有“马半州”之称，但丹阳轻财重义，人缘极好，曾作一诗，诗中有“醉人扶”字句名扬乡里。这天，马丹阳在街上闲逛，见一人在遇仙亭上讨了碗酒便喝，喝罢提笔在亭柱上题诗道：

抱元守一是功夫，
懒汉至今一无有。
终日衔杯畅神思，
醉中却有哪人扶？

马丹阳见诗大惊，忙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从哪里来？”那人正是王重阳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路途几千里，特来帮扶一醉人！”马丹阳更为惊异，又问：“什么叫道？”重阳答：“五行不到处，父母未生时。”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两人便如故交一

般攀谈起来。后来，马丹阳弃家人道，再后来，马丹阳的妻子孙氏也看破红尘，王重阳为孙氏取道名孙不二。

谭长真人道也很蹊跷。谭长真原名谭处端，洛阳人，因患瘫痪乔迁宁海养病。他闻听老家来了个道士，颇有道行，便拄着拐棍前来求医。王重阳闭门不见，谭处端在寒风中从早站到傍晚，又从傍晚站到半夜，王重阳这才开了门。谁知两人一见面十分投缘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当晚，两人便同榻而眠，第二天起床，谭处端病好了，遂拜师入道。

就这样，王重阳在山东收了众多子弟，其中丘、谭、马、刘、郝、王、孙七位最为著名，号“七真”，又称“七朵莲花”。王重阳带他们四处奔波传道，终开道教全真道。金大定十年（1170年），王重阳于南京（开封）仙逝，弟子们将他安葬在他得道之处——终南山下刘蒋村，其墓地称“重阳宫”。

王重阳生前曾向弟子们展示其在洛阳上清宫的题诗，看到自己的姓氏赫然在列，“七真”无不惊异万分。看来，师父先知先觉，洛阳地脉通灵！师父死后，“七真”便有“四真”在洛阳传道。孙不二在洛阳风仙姑洞（三井洞）传道，开创全真清静派；刘长生在云溪观传道，开创全真随山派；丘长春在洛阳嵩山崇福宫传道，开创全真龙门派；谭长真在洛阳朝元宫传道，创立的全真南无派成为道教有影响的门派之一，至今仍在洛阳上清宫传承，他创立的南无拳神出鬼没，踪迹飘忽不定，几成历史悬案。

英格曼神甫扭过脸，说：“既然诸位小姐要进驻这里，我恳求大家遵守规矩。”

阿顾乐颠颠地为女人们带路，去厨房下面的仓库。

晨祷时枪声向了，似乎城市某处又开辟出一片战场，枪声又密又急。

英格曼开口问道：“乔治，我们还有多少粮食？”

陈乔治说：“还有一担面粉，米只有不到一升，水就是洗礼池那一点儿……嗯，不过还有两桶酒。”

法比瞪了陈乔治一眼：难道酒可以洗脸、洗澡、洗衣？难道酒能泡茶，能当水煮饭下面？尽讲些不相干的话！

20岁的陈乔治委屈地回敬了法比一眼：水少了，大人你可以多喝点酒，反正你喝酒跟喝水似的。

英格曼神甫居然说：“比我想象的好。”

“一担面粉这么多人？两天就喝西北风去！”法比发着脾气对陈乔治说，他又不能对神甫发脾气，所有人受不了的气都会让陈乔治受。

陈乔治接过英格曼神甫的话说：“还有一点哈了的黄油，大人你叫我扔掉，我没舍得！还有一坛子腌菜，长了点绿毛，有一点点臭。”

书娟看见三四个女人收拾得溜光水滑，为首的那个叫红菱，拔成两根线的眉毛仿佛告诉人们别惹她。

“陈乔治，你怎么把我们的饼干给她们吃？”书娟问道，“她们”二字不是说不出的，是骂出来的。

陈乔治说：“她们来要的！”

“要，你就给啊？”苏菲说。

“哎哟，还护食呢。”黑皮女人笑道。

“先借你们点吃吃，明天馄饨担子就挑出来了，买三鲜馄饨还你们，啊？”红菱说。

“陈乔治，你聋啦？”书娟大声说。她此刻也不好惹，长到13岁所有的不随心、不如意都在这一刻发作。

“不关他的事，是我们自己找到饼干的……”红菱说。

“呸，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你也配搭我的腔？”孟书娟拿出“抬手专打笑脸人”的态度。

红菱眼睛上面的两根线霎那间打了死结，张口便骂：“给脸不要脸的……”后面伸出一只手来，捂在红菱嘴上。那是法比。

书娟和女同学们上了阁楼，三个窗口挤着16张脸。15张脸上都是诧异，只有书娟以恶毒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如何装痴作憨。

“我要找麻将牌。”红菱一嘟嘴



○严歌苓 著

唇，“刚才掉了一副在这里，捡回去一数，缺五张！”

红菱早不是来时的狼狈了，头发狠花了心思梳理过，还束了一根宝蓝色缎发带。

有人把赵玉墨叫来了，她远远就对红菱发火：“你死在那儿干什么？人家给点颜色，你还开染坊了！回来！”

红菱突然抬起头，对窗口趴着的女孩们说：“你们拿五个子玩不起来，我们缺五张牌也玩不起来。”女孩儿们一阵哄笑。

法比呵斥她们：“谁拿了她的东西，还给她！”

女孩们七嘴八舌：“哪个要她的东西？还怕生大疮害脏病呢！”

红菱生气了，对她们喊：“对了，姑娘我一身的杨梅大疮，脓水都流到那些骨牌上，哪个偷我的牌就传染哪个！”

女孩们发出作呕的呻吟，有两个女孩从窗口吐出唾沫来，是瞄准红菱吐的，但没有吐上。

女学生们不顾法比的禁令，朝眼看要离开的女人们喊道：“过来吧！还东西给你！”

红菱果然跑回来，伸出手掌说：“还给我啊！”

女学生徐小愚说：“等着啊！”

赵玉墨叫起来：“红菱你长点志气好不好？”她叫迟了，女孩们从三个窗口同时扔下玩游戏的猪拐骨头，假如她们的心狠一点、手准一点，红菱头上会起四五个包或者鼻梁会被砸断。

法比对女孩们吼道：“谁干的！徐小愚，是你！”

孟书娟推开其他同学，说：“是我。我干的。”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